

Marguerite Duras



许钧/主编

杜拉斯文集

持劫的儿劳

王东亮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dit la patronne
dans le couloir. Le balcon où se
ses toits. Très bis, au-dessus
Maria a ~~quitté~~ la s
pour coucher la petite fille.
Le couloir, par terre, sous
couvertures. Parmi eux se trou
où elle se ~~tenait~~ maintenant
~~déjà~~ l'hotel est plein
dans un quartier de la ville à

主编 许钧

杜拉斯文集

劳儿的劫持

王东亮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劳儿的劫持/[法]杜拉斯著;王东亮译.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1

ISBN 7-5313-2185-8

I. 劳… II. ①杜… ②王…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4346 号

Le ravissement de Lol V. Stein © 1964 Editions Gallimard

Chinese Copyright © 1999 Chun Feng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Copyright licensed by ZB.L & ASSOCIES

ALL RIGHTS RESERVED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07 千字 印张:5½ 插页:2

印数:1—8 000 册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周荣胜

责任校对:潘晓春

封面设计:耿志远

版式设计:耿志远

ISBN 7-5313-2185-8/I·1901 定价:9.00 元

主 编 的 话

玛格丽特·杜拉斯，无疑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最具个性、最富魅力的一位女作家。她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拥有广泛的读者。

杜拉斯的人生是复杂的，个性是鲜明的。她敢爱，敢恨；她经常绝望，却从不放弃过抗争，而是在抗争中获得欢乐，赋予生命以绝对价值；她说写作是“一种死亡”，她却在这种独特死亡方式中透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与无限的创造力；她是一个作家，但从不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以积极的“介入”，一腔的热情参加到各种社会、政治运动中去；她参加过抵抗运动，反对过阿尔及利亚战争，也曾投身于一九六八年的“五月事件”。二十世纪下半叶在西方世界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她几乎都以自己的方式“介入”过，经历过。

杜拉斯的追求是永远的。她从小有着反叛的精神，从不墨守成规，永不满足于传统，而是始终不懈地追求着独特性：独特的人生体验，独特的艺术表达。在她看来，她写过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是零，她永远是在努力地从零开始，突破自己的过去，塑造全新的现在。

杜拉斯的创作是多彩的。她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艺术创作中，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多姿多彩的艺术世界。她的小说、戏剧、电影创作，她的评论，她的随笔，“熔小说风貌、戏剧情境、电影画面与音乐色彩于一炉”，成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一道独特的景观。

杜拉斯是有争议的。富于激情、好走极端的杜拉斯在法国拥有无数的崇拜者，也有众多激烈的反对者，读者阵营分成了“崇拜杜拉斯派”和“敌视杜拉斯派”：前者赞叹杜拉斯勇于探索，标新立异；后者抨击杜拉斯否定传统，离经叛道。

杜拉斯的影响是广泛的。早在五十年代初，她就以《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并角逐龚古尔文学奖。一九八四年出版的《情人》，更为她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在法国、在整个世界文坛，无可争议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她的作品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在全世界上流传。著名传记作家劳拉·阿德莱尔认为，“她是当代法国最富创造性的杰出人物”。她死后，有关她的各种研究著作和传记不断问世，读者对她表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无疑，她的影响不仅广泛，而且深远。

中国读者对杜拉斯是喜爱的，甚至有点偏爱，偏爱她的《情人》，她的《广岛之恋》。然而，在我们看来，人们对杜拉斯的认识才刚刚开始，还有待于深化，有待于丰富。感谢春风文艺出版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向中国广大读者展示一个丰富而多彩的杜拉斯的世界。我们在这儿介绍的，是法国最负盛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半个世纪以来出版的杜拉斯的二十二种作品，该文集网罗了杜拉斯从步入文坛到离开这个

世界各个阶段的代表作，包括小说、电影、戏剧、随笔等各种形式的作品。为了帮助读者朋友更全面地了解杜拉斯，我们还从众多的杜拉斯传记中，选择了一九九八年荣膺法国菲米娜批评大奖的《杜拉斯传》，相信中国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一个更丰满、更真实、更具个性、更富色彩的杜拉斯。

有评论说，杜拉斯作为一个女人，你可以爱她，也可以恨她；而作为一个作家，她的艺术魅力则无可抵挡，是不朽的。我们相信，杜拉斯将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

许 钧

一九九九年八月八日于南京大学

编者说明：《劳儿的劫持》即《劳儿·V·斯坦茵的迷狂》，虽然我们更喜欢后一种译法，但我们尊重译者的权利。如果读者同时阅读抒写劳儿·V·斯坦茵的作品《爱》和《恒河女子》，以及《杜拉斯传》中的第六章，一定会对杜拉斯最心爱的这个人物有更深切的领悟的。

献给索尼娅

劳儿·V·斯坦茵在这儿出生，在S海市（S. Thala）出生，青少年时期，大部分时间在这儿度过的。她的父亲是大学老师。她有一个大她九岁的哥哥——我从未见过他——据说住在巴黎。她的父母现已不在人世。

关于劳儿·V·斯坦茵的童年，即便从塔佳娜·卡尔那里，我也从来没有听到什么给我留下特别印象的事情。塔佳娜是劳儿上中学时最好的女友。

星期四的时候，她们俩人在学校空寂的操场上跳舞。她们不愿意与其他人一起排队出去，她们宁愿留在学校里。塔佳娜说，学校也不管她们俩，她们长得可爱迷人，比别人更知道讨取这一优待，学校就准了她们。跳舞吗，塔佳娜？邻近建筑物里传来过时的舞曲，那是电台里的恋旧歌曲节目，这对她们就足够了。女学监们没了踪影，这天的大操场上只有她们两个，舞曲的间歇传来街上的噪音，来，塔佳娜，来呀，我们跳舞，塔佳娜，来吧。我知道的是这些。

也知道下面这些：劳儿在十九岁那年遇到了麦克·理查逊，是学校放假的时候，一天早晨，在网球场。他二十五岁。他是T滨城（T. Beach）附近大地产主的独生子。他无所事事。双方家长同意结婚。劳儿该是六个月前订的婚，婚礼要在秋季进行，劳儿刚刚辍学，她来到T滨城度假，正赶上市立娱乐场举办本赛季的盛大舞会。

塔佳娜不相信这著名的 T 滨城舞会对劳儿·V·斯坦茵的病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塔佳娜将病因追溯得更早，甚至早于她们的友谊。它就孵在那里，孵在劳儿·V·斯坦茵身上，因为一直有来自家庭、其后又来自学校的呵护关爱包围着她，才没有破壳而出。她说，在学校里，并且不止她一个这样想，劳儿的心就已经有些不在——她说：那儿。她给人的印象是勉为其难地要做出某种样子却又随时会忘记该这样做，而面对这样的烦恼她又能泰然处之。温柔与冷漠兼而有之，人们很快便发现，她从来没有表现出痛苦或伤心，从来没有看到她流出过一滴少女的泪。塔佳娜还说劳儿·V·斯坦茵长相漂亮，在学校里很抢手，尽管她像水一样从你的手中滑落，你从她身上抓住的那一点点东西也是值得做一番努力的。劳儿很风趣，爱开玩笑，也很细致，尽管她自己的一部分总是与你远离，与现在远离。远离到哪里呢？到少女之梦中吗？不是，塔佳娜说，不是，可以说还没有任何着落，正是这样，没有任何着落。是不是心不在焉呢？塔佳娜倾向于相信，也许实际上劳儿·V·斯坦茵的心就是不在——她说：那儿——大概它会回复，可是她，她没有经历到。是的，看来在劳儿身上，是感情的这个区域与别人不一样。

传言劳儿·V·斯坦茵订婚的时候，塔佳娜她对这个消息半信半疑：那个被劳儿发现又吸引了她全部注意力的人是谁呢？

当她认识了麦克·理查逊并且见证了劳儿对他的疯狂激情后，她动摇了，但还是有所疑虑：劳儿不是在她那颗不完全的心安排归宿吧？

我问她，后来劳儿的疯狂发作是否证明她自己弄错了。她重复说不，她，她认为这一发作与劳儿从一开始就是合为一体的。

我不再相信塔佳娜所讲的任何东西，我对任何东西都不再确信。

以下，自始至终所述，混杂着塔佳娜·卡尔所讲的虚实莫辨的故事以及我自己有关T滨城娱乐场之夜的虚构。在此基础上，我将讲叙我的劳儿·V·斯坦茵的故事。

这一夜之前的十九年，我不想知道我所说的以外的或差不多的东西，也不想知道有别于时间顺序的东西，即便其中含有使我得以认识劳儿·V·斯坦茵的那美妙瞬间。我不愿这样，是因为劳儿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在这个故事中的出现，有可能会在读者眼中略微削弱这个女人在我的生活中沉重的现实存在。因此，我要去寻找她，抓获她，在我以为应该去这样做的地方，在她看起来开始移动向我走来的时候，在舞会最后的来客——两个女人——走进T滨城市立娱乐场舞厅大门的确切时刻。

乐队停止了演奏。一曲终了。

人们缓缓退出舞池。舞池空无一人。

年长的那个女人迟行片刻，环顾大厅，然后转过身来朝陪着她的年轻姑娘微笑。毫无疑问，两人是母女。两个人都是高个子，一样的身材。但如果说那年轻姑娘在适应自己的高挑身材和有些坚硬的骨架上还略显笨拙的话，这缺陷到了

那母亲身上却成了对造物隐晦否定的标志。她那在举手投足一动一静中的优雅，据塔佳娜所说，令人不安。

“她们今天上午在海滩上，”劳儿的未婚夫麦克·理查逊说道。

他停下来，他适才看到了新的来客，然后他将劳儿拖向酒吧和大厅尽头的绿色植物那里。

她们穿过了舞池，也朝这同一个方向走来。

惊呆了的劳儿，和他一样，看到了这个令人折服的绰约女人带着死鸟般漫不经心的优雅走过来。她很瘦。大概一直这样瘦。塔佳娜清楚地记得，她的瘦身上穿着双层黑色罗纱紧身裙，领口开得非常低。她自己愿意如此穿戴打扮如此以身示人，她如其所愿，不可更改。她身体与面部的奇妙轮廓令人想入非非。她就是这样出现，从今以后她也这样死去，带着她那令人欲火中烧的身体。她是谁？人们后来才知道：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她美丽吗？她多大年龄？她有过什么经历，这个不为他人所知的女人？她是通过什么神秘途径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带着快乐且耀目的悲观厌世，轻如一粒灰尘的慵散，不易觉察的微笑？看来，惟一使她挺身而立的，是一种发自身心的果敢。但这果敢也是优雅的，和她本人一样。两种优雅在草地上并行，使它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再相离相分。哪里？任何东西都不再能触碰到她，塔佳娜想到，任何东西都不再能，任何东西。除了她的末日，她想。

她是否行走时顺便看了麦克·理查逊一眼？她是否用抛在舞厅里的那种视而不见的目光扫了他一眼？不可能知道，因而也就不可能知道我讲的劳儿·V·斯坦茵的故事什么时候开始：在她那儿，目光——走到近处人们会明白原来这一缺

陷源自她的瞳孔那几近繁重的脱色——驻落在眼睛的整个平面，很难接收到它。她的头发染成棕红色，燃烧的棕红色，似海上夏娃，光线反而会使她变丑。

她从他身边走过时，他们互相认出来了吗？

麦克·理查逊向劳儿转过身来并邀请她跳他们毕生在一起跳的最后一支舞的时候，塔佳娜·卡尔注意到他面孔苍白，布满了骤然而至的重重心事，于是她明白他也看到了这个刚进门的女人。

劳儿无疑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她看起来不由自主地来到他面前，没有对他的惧怕也从来没有惧怕过他，没有惊奇，这一变化的性质看来对她不是陌生的：它是麦克·理查逊这个人身上所固有的，它与劳儿到目前为止所了解的他有关。

他变得不同了。所有人都能看出来。看出来他不再是大家原以为的那个人。劳儿看着他，看着他在变。

麦克·理查逊的眼睛闪出了光亮。他的面部抽紧了，洋溢着成熟，流露出痛苦，属于初世的古老的痛苦。

一看到他这样，人们就会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任何词、任何强力能阻止得了麦克·理查逊的变化。现在应该让这变化进行到底。麦克·理查逊的新故事，它已经开始发生了。

对此情此景的亲眼目睹和确信无疑看来并没有伴随着痛苦在劳儿身上出现。

塔佳娜发现劳儿也变了。她窥伺着这一事件，揣度着它的边际，它钟表般的精确。如果她自己不仅是事件的发生也是事件的成功动因，劳儿不会如此着迷。

她又和麦克·理查逊跳了一次舞。这是最后一次。

女人现在一个人，与柜台稍有些距离，她的女儿与舞厅门口处的一群相识聚在一起。麦克·理查逊情绪那样激动地向女人走去，人们都担心他会遭到拒绝。劳儿悬搁在那儿，她也在等待。女人没有拒绝。

他们走进舞池。劳儿看着他们，像一个心无旁系的年老妇人看着自己的孩子离开自己，她看上去爱着他们。

“我应该请这个女人跳舞。”

塔佳娜清楚地看到了他以新方式行动，前进，像受刑一样，鞠躬，等待。她轻轻地皱了下眉头。她是否因为上午在海滩上看见过他并且仅仅为了这个原因而认出了他？

塔佳娜待在劳儿身边。

劳儿本能地与麦克·理查逊同时向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的方向走了几步。塔佳娜跟着她。这时她们看到了：女人微微张开嘴唇，什么也没说，惊喜交加地看到上午见过一面的这个男人的新面孔。她一投入到他的臂弯中，看到她突然变得笨拙，言辞因事件的促发而愚钝、呆滞，塔佳娜就明白他身上适才的慌张也传到了她身上。

劳儿回到了酒吧和绿色植物后面，塔佳娜跟着她。

他们跳了舞。又跳了舞。他，目光低垂到她脖颈后裸露的地方。她，比他矮些，只看着舞厅的远处。他们没有说话。

第一支舞跳完的时候，麦克·理查逊像往常一直做的那样走到劳儿身边。他的眼中有种对援助、对默许的恳求。劳儿向他微笑。

随后，接着的一首曲子跳完时，他没有回来找劳儿。

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与麦克·理查逊再没有分开过。

夜深了，看起来，劳儿所拥有的痛苦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好像是痛苦没有在她身上找到钻入的地方，好像她忘记了爱之痛的古老代数。

晨曦既至，夜色退尽的时候，塔佳娜注意到他们都老了。尽管麦克·理查逊比这个女人年轻，但他也达到了她的年龄并且他们三个——还有劳儿——一起长了许多年纪，有几百岁，到了疯人身上那种长眠不醒的年纪。

在这同一个时辰，他们一边跳着舞，一边说了话，几句话。舞曲间歇，他们继续完全沉默，并排站着，与众人保持距离，一成不变的距离。除了他们的手在跳舞时交互在一起外，他们没有比初次相见时更多的接近。

劳儿一直待在事件发生、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进门时她所处的地方，在酒吧的绿色植物后面。

塔佳娜，她最好的女友，也一直在那儿，抚摸着她放在花下的小桌子上的那只手。是的，是塔佳娜在这整整一个夜晚对她做着这一友好的动作。

黎明时分，麦克·理查逊用目光向大厅深处寻找某个人。他没有发现劳儿。

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的女儿早就离开了。看上去，她的母亲既没有注意到她的离去，也没有注意到她不在场内。

大概劳儿，与塔佳娜，和他们一样，都还没有留意到事物的另外一面：随着白日到来，一切都将结束。

乐队停止了演奏。舞厅看上去差不多空了。只剩下几对舞伴，其中有他们一对，另外在绿色植物后面，还有劳儿和这另一个年轻姑娘，塔佳娜·卡尔。他们没有注意到乐队停

止了演奏：在乐队本该重新演奏的时刻，他们又自动地拥在一起，没有听到音乐已经没有了。正是这时候，乐师们一个一个地从他们面前走过，小提琴封闭在阴郁的琴盒中。他们做了个让他们停下的手势，或许要说什么，无济于事。

麦克·理查逊把手放在自己的额头上，试图在舞厅中寻找某种永恒的标记。劳儿·V·斯坦茵的微笑就是其中的一个，但他没有看到。

他们默默地互相注视着，长久无语，不知该做什么，怎样走出这一夜。

这时候，一个有了些年纪的女人，劳儿的母亲，走进了舞厅。她一边谩骂着他们，一边质问他们对她的孩子做了些什么。

谁会把这一夜发生在T滨城娱乐场舞厅里的事情通知了劳儿的母亲呢？那不会是塔佳娜·卡尔，塔佳娜·卡尔没有离开过劳儿·V·斯坦茵。她是自己来的吗？

他们在自己的周围寻找被辱骂的人。他们没有回答。

当母亲在绿色植物后面发现她的孩子时，空寂的大厅里传出些抱怨和关切的声音。

当她母亲来到劳儿身旁并且碰到她时，劳儿终于松开了手中的桌子。在此时此刻她才明白一个结局显现出来，她含混地明白，还不能明确区分出会是哪一种结局。母亲在他们和她之间的屏障是这个结局的前兆。她用手，非常有力地，将之掀翻在地。混杂哀怨的声音停了。

劳儿第一次叫喊。这时，一些手重新落到了她的肩部周围。她当然辨识不出这是谁的手。她避免使自己的脸被任何人碰触。

他们开始移动，向着墙走去，寻找着想象的大门。黎明在厅里厅外都是一样的昏暗。他们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大门的方向，并开始非常缓慢地朝这个方向走去。

劳儿不停地叫喊出一些合理的东西：时间还早，夏令时弄错了。她恳求麦克·理查逊相信她。但是，因为他们继续往前走——人们试图阻止她，可她还是挣脱了——她就向门口跑去，一头撞到了门板上，接合在地上的大门一动不动。

他们低垂着眼睛从她面前走过。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开始下楼梯，然后是他，麦克·理查逊。劳儿用目光在花园里追寻他们。当她看不见他们以后，她摔倒在地，昏了过去。